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金屋夢  
第三十五回 三教堂青樓成淨土 百花姑白骨演重門

碧雲飛處隔蓬萊，香徑煙消種綠苔。  
團香和就相思淚，碾玉雕成百豔脂。  
莫向人間枉惆悵，劉郎豈合老天台。

這八句詩，單表繁華聲色，一過即變淒涼；寂寞淒涼，久住反生趣味。那綠珠絕代風流，終不免墜樓之禍；張麗華傾城國色，也難逃沉井之災。譬如月缺花殘酒闌人散。假如月過十五，依舊光明，花過三春，終年開放，休說天地造化不能有此力量，反覺日的光明也沒趣，花的顏色也沒香，所以珍饈美味一飽即休，妙舞清歌興盡即厭。天地間事，原有盛衰聚散，在世為苦樂相循，在天為輪迴相轉。今日李師師受過了繁華富貴，該有此災禍，以准折他淫奢享過之福，充配與荒朔窮軍，遠竄在沙漠地方，理當如此。不消說風花柳葉，一霎時兩卷風披，飄流而盡。卻說他十萬家私，骨董玩器，名人詩畫，三代印章，多有大內貴重之寶，俱被金兵一時抄沒入官。異玉奇香，不知貴重，多賞與軍士換酒吃了。只有一座師師府，蓋的秦樓楚館，曲榭迴廊，樓閣亭台，花園池沼，似小王府一般，封做官家所有，作了五千官價，沒人肯買。俱嫌是娼優煙花之地，良家女子不便居住，因此閉了年餘，無人來問。

有一個住在大相國寺的月光和尚，要募化眾壇越錢糧，情願出二千金，來改成准提禪院，大開叢林，懸起鐘鼓來，招十方賢聖安禪講法。投在齊王府中軍提督標下，請了劉豫的令旨，不日納官價，就要興工造像，開堂納眾。

不料這法華庵尼姑福清，因在金將軍粘罕府裡，時常進宅，和太太們宣卷唱佛曲兒，因此結了一會，都是番婆太太，連這乾離不大將軍府裡李嬌兒、李桂姐、韓愛姐聯了一個大會。每位太太一月出五兩銀子，雕准提菩薩，俱隨著吃准提齋，常常送茶米油面，到法華庵裡去隨喜。這些金管太太們，坐轎的，騎馬的，一個小小庵子，通坐不下，商議要另蓋大殿，起造禪房，接引十方，一時間沒有這個落地。後來聽得李師師宅子入了官，因是在汴河西，與這些行院勾欄相近，不是修行的住處，也沒想起來。因聽的月光和尚要出二千金，投齊王府建寺，福清就想起：「既然僧家好住，我們尼姑如何住不得？」因此交通了眾位太太們，說與兀術四太子、宮裡娘娘得知，說：「這李師師宅子，是宋朝徽宗遊幸之地，原該人在王府，因何齊王就賣了二千金與僧人建寺？這西河一帶，都是娼妓樂戶，男僧也不便往來，倒是尼僧住在此地，還方便些。就做王爺娘娘的香火院，日夜誦經，護國安民，延壽生子，可以長久的。」那王爺娘娘一聞此言，因兀術太子還未生子，即時傳了福清師徒三人進宮來，要舍寺雕白衣送子觀世音，與王爺求子的話。

那福清領著談能、談富，師徒三眾，剃了頭，光光的，穿了新布茶褐僧衣，各人掛串數珠，僧鞋僧襪，打扮的十分清潔，到了宮裡。見娘娘是西番回婆生的，面圓如月，發黑如漆，頭上挽了盤髻，打著兩條連垂辮子，使宮錦裹著，俱是珠寶攢成，胸前掛著八寶瓔珞，項下一串珊瑚金珀的數珠，約有核桃這樣大，身穿西洋大紅多羅絨細羅錦衣，盤膝而坐，在龍床暖炕上邊，倚著一個大紅繡花的獅子滾繡球枕頭，上卻鋪著龍紋細氈，圍著一條火流布錦被，露出一雙玉足，白滑如脂，和觀音菩薩一樣。這福清師徒三眾合掌當胸，問訊下拜。娘娘略笑了一笑，說的番話，全不知道。

只見一個宮娥，取了三個紅漆泥金杌子，叫三人坐了，就是金盤捧上酥酪三盞乳茶來。福清問訊了，接茶在手，見有紅色油光在盞面上，怕是葷油，通不敢用。娘娘又笑一笑，叫了二個女通使來，是中國攜來，久在營的。娘娘和他說了一會，兩個女子才說漢話，說：「娘娘勸你吃茶。這是牛乳和茶葉、芝麻三樣熬的，不是動葷。西番僧俱持戒的通不忌，他因何不用？」福清又打了問訊，才吃了幾口，謝了茶。娘娘使女通使說：「要李師師宅子做王爺香火院，替王爺求了子，重重賞你。娘娘今要造千佛閣、檀香送子觀音，先舍三千銀子，助你興功。修造完畢，娘娘親去拜懺祈福。」福清又謝了。一時間又是異樣香茶，素果點心，俱是一尺高盤，擺在泥金炕桌上，鋪上錦毯，叫福清西南炕上坐。原來金人以西南為客坐。又是大金杯盛著米飯，使金匙分送龍鳳碗內。福清三人，略用了些，拜辭而去，安排修造不提。

卻說天壇裡王道官，聽得李師師宅舍寬大，僧尼相爭做寺，他也央了乾離不營裡將官來，許他一千銀子，要買做北極真武殿，前面改作三清元始宮。又有開封府學秀才們，為頭的幾個是學霸吳蹈禮、卜守分，率領闔學來齊王府遞公呈，要求將此宅改為集賢書院，請名公在此講學。總是淫房花陌，被這三教中人，無一個不愛在此盤踞，作安樂之地。此中滋味，真是劫魔塵障，誰得跳的出這個門戶去。詩曰：

門前綠樹無啼鳥，庭下蒼苔有落花。  
聊與東風論過事，十分春色屬誰家。

後來這大相國和尚、天壇裡道官與開封府學生員三下告起狀來，都要爭這個地方，全不知尼姑福清暗通了四王子宮裡娘娘，早有一道令旨，差一內官行到齊王劉豫府裡，說這個去處，王爺要自立香火院，造千佛閣，誦經護國。不到一日，又有一路文書，行下開封府，借撥河南錢糧三千兩，取州縣匠役，差的當內官一員監造千佛閣，雕檀香觀音像。不一時，看了吉日，開封府尹親來開土興工，忙的個福清師徒三個挑著戒衣經鉢，速速搬進院來。只見屋舍深沉，往內有九進房子，迴廊曲折，與宮禁相似。雖然家器抄籍入官，那些門窗戶徑、繡戶朱門，件件俱全，不消另造的。看了一看，但見：

繡戶塵生，朱欄色舊，五間畫閣插雲霄，堪供金雞釋子。十丈錦堂垂繡幕，可坐寶杵韋馱。伽藍側殿改東廂，六祖傳經在西室。玉粒天廚，堪稱香積；金磚佛地，無用戒壇。海棠半開半卸，那知色盡還空；山鳥如啼如笑，正好從聞入覺。鋪就金繩原正路，修成梵閣入旁門。

原來李師師住著內外房五百餘間，百十口人還住不滿，今日福清得了王爺娘娘的令旨，看守香火，這等偌大一箇宅院，如何支撐得來？從來說窮居鬧市無人問，富在深山有遠親。單說人逢時勢，自然那些幫襯的人不叫而至，就有王姑子、張姑子、劉姑子、李姑子，汴京城出名的寺院庵觀，凡係尼姑女道，都一齊來拜福清，口口稱師太老爺。哪消三五日，又有京裡、京外大家檀越，王太太、李太太、張媽媽、劉媽媽，遠寺野村的公公婆婆們，拖男領女，擔水挑柴的，又有岳廟的社頭，大寺的社頭送佛像的，捧香火的，一一湊攏將來。轎馬車輛，挨擠不開。早懸起一座大鐘來，每日有一二百做工的匠役上工，鳴鐘吃飯。

那一時汴梁亂後，各寺開叢林的，久已斷絕錢糧，把鍾板摘了，通不留眾。就是這小庵子裡，多少有些香火，那有個大檀越舍出幾千幾萬來的？忽然見王爺立了香火院，即時發三千銀子，在開封府修造千佛閣，那些善人們都來幫著。有一座護國光明寺在汴京北門裡，原是古刹大道場，上下房頭，舊有六七百僧人，因遭了靖康大亂，金兵進城，燒的精光，把七間大殿燒了。喜得是三尊大銅佛不曾燒化，至今用蘆席搭蓋在露天，已經十年沒有錢糧修造。因此眾善人和福清說知：「啟過王爺，著開封府動人夫抬來，放在後面五間畫樓底下，把前面花窗■扇，一齊打開，周圍砌起供台香桌，哪消幾日。」這些僧尼、善信男女等眾何止幾千人，和起佛來，人山人海。這三尊佛無非是過去、未來、現在法像，用三頂八人大木轎抬起，恰也靈應。這銅佛少也得五七千斤重，一上了轎，趁著這經聲佛號，如風行之速，往這汴河西李師師府中來。路旁看的人都手執信香，念佛之聲如海潮雷動一般。安在畫樓中間，掛起旌旗寶蓋，蠟燭、香花燒的爐內沉檀香煙馥鬱，木魚銅磬音聲不絕，即時就成了梅檀佛國，曇花香海。因此把汴河一千里內行善參禪，大家婦女都來進香，沿路車馬不絕。

四太子娘娘原是西番韃子女兒，名乾達拉婆，不二三日就來設供齋一次，每人誦經的饅頭四個，經資五錢；又賜下宋徽宗鑄的大銅鼎安在殿門首；另有古銅周彝三尺餘高，漢瓶一對，俱是翡翠硃砂，千年的斑繡，供在佛前桌上。大琉璃燈足有一丈餘高，四面八付垂帶珠子，寶石嵌的，點起火來，照得滿殿金光百道，俱是宋朝大內之物。又賜了一個扁額金字牌「敕賜護國大覺禪

林」。從此這些士官瞻拜，男女皈依；白米香油，各處供送，如運糧相似。

這福清留了各庵裡習學經典善做法器的比丘尼三十餘眾，在殿上誦經拜懺，六時念功課不歇。又立起叢林的清規，依照大相國寺的執事，也有知客、典座、庫頭、齋頭之類，約有三十餘眾，分任其事，把一國臥柳眠花魔女地變做了談空說法梵王宮。有詩詠比丘尼清淨修行的妙處：

一鉢即生涯，隨緣度歲華。是山皆有寺，何處不為家。笠重諸大雪，鞋香淨土花。他年鬆偃蓋，風雪護袈裟。

這裡大覺寺興隆佛事不提。後因天壇道官並合學生員爭這塊地，上司斷決不開，各在兀術太子營裡上了一本，說道：「這李師師府地寬大，僧妓雜居，恐生事端，宜作公所。其後半花園，應分割一半作三教堂，為儒、釋、道三教講堂。」王爺准了，才息了三處爭訟。那道官兒自己不獨得，又是三分四裂的，不來照管。這開封府秀才吳蹈禮、卜守分兩個無恥生員，借此為名，也就貼了公帖，每人三錢，倒斂了三四百兩分貲，不日蓋起三間大殿。原是釋迦佛居中，老子居左，孔子居右，只因不肯倒了自家門面，便把孔夫子居中，佛、老分為左右，以見貶黜異端外道的意思。把那園中台榭池塘和那兩間妝閣，當日銀瓶做過臥房的改作書房，一邊是煙花曲巷狹斜，一邊是佛閣比丘妖女。這些風流秀士、有趣文人和那淫浪子弟們也不講禪，也不講道，每日在三教堂飲酒賦詩，到講了個「色」字，好不快活。所在題曰「三空書院」，無非說三教俱空之意。有一名人題詞：

閨苑瀛洲，金谷瓊樓，算不如茅舍清幽。野花繡地，剩卻閒愁，也宜春，也宜夏，也宜秋。

酒熟堪，客至須留，更無榮無辱無憂。退閒一步，著甚來由？但倦時眠，渴時飲，醉時嘔。

短短橫牆，牆矮疏窗，牆見小小池塘。高低疊障，綠水邊旁，又有些風，有些月，有些涼。

此寺何如，懶散無拘，倚欄臨水觀魚。風花雪月，贏得消除，好炷些香，說些話，讀些書。

萬事瀟然，樂守安閒，蝴蝶夢總是虛緣。看來三教，一個空拳，也不學仙，不學聖，不學禪。

卻說這金國喇嘛教中有一胡姑姑，年紀六十餘歲，名號百花宮主，係西番回回之婦，後因老回回沒了，與這些喇嘛往來，皈依邪教。頭上纏西域黃錦佛帽，耳上兩個金環，項間一串一百八顆人頭骨的掛珠，胸前纏著西番火錦，一口鍾的戒衣遮了雙足，手裡搖著銅鼓，口裡念著番經。傳的一個法術，演折碟法兒，又曰大喜樂禪定，專以講男女交，為陰陽秘密之法。又有一種邪藥，男子吃了，通宵行樂不泄，婦人吃了，身體酥軟昏麻，能使人醒了又迷，迷了又醒，一似酒醉相似。又供奉一尊銅佛，俱是二身男女摟在一處，交嘴匝舌，如畫的春宮一樣，名曰極樂佛。因此這金營大小營官、宮裡府裡娘娘太太敬如活佛，口口稱做「百花姑娘娘」。但行動，坐八人大轎，從著二三十女人，俱是一樣打扮。也有喇嘛僧在內，吃的是牛肉大葷，臥宿不分男女，自說是大道原無彼此。也有生出兒女來的，在懷中抱著，就扮做喇嘛模樣，西番習以為常。他實有一種法術，凡遇毒蛇惡獸、邪鬼魔魅，請到了百花姑娘娘，搖著銅鼓，口裡不知念些什麼經咒，把那毒蟲伏住，全不敢動，妖魅也消了，因此法術，人人畏敬他。先是番國婦女官員尊奉喇嘛的教，奉他如神。後來中國婦女也來投拜門下。學這個折碟法兒，拜做徒弟的。那男子漢沒有本領奉承他婦人，也有投做他徒弟，暗暗請尊佛來，供在臥房之內，要夫婦三更赤著身子，不穿中衣，起來參拜此佛，求子得子，求壽得壽。這個道，原是人人喜的，況且又不費銀錢，不費工夫，因此人人道百花姑果有靈驗，某人得了子，加了官，各各應驗不提。

卻聽得說這尼姑福清在四太子宫裡，娘娘舍了師師府香火院。他就起了個貪心，要奪此地做喇嘛僧的經堂。不料滿城士女擲了三尊大銅佛，安了佛座，不消一月，貼起金來，蓋閣修寺，造的個師師府如西天道場一般。但見：

香煙繚繞，寶蓋飄揮。五間佛閣，上安寶藏法輪；四面迴廊，塑設須彌羅漢。粉壁泥金，三十三天。畫出菩薩獅子座，畫梁飾彩九千九百；移來鸞嶺象王身，說非法非非法，直至萬法皆空。言無如無無如，到底一如不著。又有那三十二位現化身觀音，普度五十三參游法界童子。尋師琉璃高照虛空界，是色非色，那分十萬由旬。旃檀香滿娑竭海，是聞非聞，只在剎那淨土。黃花翠竹盡天機，牆下林擒結果；燕語鶯啼皆正覺，階前■生花。木魚喚醒利名人，金磬敲回塵土夢。

那日百花姑坐著大轎，簇擁著一群喇嘛女僧，進的大覺禪林。早有知客報與福清知道。披了戒衣，迎進禪堂。看那百花姑，雖是六十餘歲，粗眉大口，厚背寬腰，滿臉鉛粉，使胭脂抹了嘴唇，和鸚哥相似。到了大殿上，也不參佛，只將手裡銅鼓一搖，捏了個印訣，彈了三下，走去禪堂講座上坐下。這些眾女僧都來問訊，磕下頭去。他安坐不動，不知說了幾句番話，那跟隨的喇嘛婦人，有帶的大銀提梁扁壺，盛著奶牛茶，斟過一碗來，一吸而盡。那些番婦，每人有番鼓一面，即時打起來，口裡念動番經，如鳥語一般。念畢，方才下座。福清捧上鬆仁果茶來，就是素果點心、香葷麵筋、粉湯蒸飯。百花姑不坐高桌，自己鋪下一條紅毯，和這些婦人一帶而坐。吃畢，又是奶子茶。茶罷，坐著不肯起身。福清不知其意，只見隨的喇嘛婦人，也有汴京人扮成假喇嘛的，言語一樣，傳百花姑的言語，要收福清做個徒弟方起身。這福清見百花姑人人敬重，是金朝供養的一尊活佛，必然有些道行，聞知要他做徒弟，歡喜不盡，忙忙取了戒衣披在身上，鋪下展具，向百花姑合掌問訊，倒身下拜。這百花姑用手摩頂，搖著銅鼓，捏他耳朵鼻子，上下摟抱，和親女一般。即時取了一串西洋琥珀素珠來掛在福清項下。起來上轎，口念番經，搖鈴子去了。這福清只認做尋常結拜師傅，指望傳他些西佛法，那知道百花姑要他拜了徒弟，好行他的邪教，把這大喜樂禪定法兒，要把福清迷惑了，勾引這些番僧邪女來，占了大覺寺為行淫樂地。今日這西洋素珠，做了福清的媒禮，從今再不敢推辭了。可憐一個道場，惹出邪魔，造業不小。有分教：「白蓮池畔，又添上幾丈污泥；紫竹林中，忽燃出千重烈火。」